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七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五月丁卯工部題覆漕河防守
向在伏秋今不意春雨異常自濟寧暨淮湖一帶堤岸
衝決關係非細近該河臣舒應龍奏在濟寧上下湖水
漲溢則議築堽城閘壩以遏汶水之南開馬踏湖月河

口以導汶河之北在淮揚之間則議開通濟閘旁月河
土壩以及文華寺前一壩以殺水勢且欲幫築湖隄開
洩沮洳廣募夫役早派委官及責成府州縣掌印官俱
目前事勢所不容已者而科臣劉弘寶一疏尤有深慮
疏內原擬各款逐一舉行以圖萬全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正月丙午給事中桂有根言河
工雇額月給銀一兩足以供事者少倘增額廣募自可
計日告成至如性義嶺當究徐之交河臣舒應龍議開

渠洩昭陽等湖以免金魚各縣之淪漲杜運河隄岸之衝決令撫按速行勘報以數萬金量增雇直則興工隨以寓賑部覆從之 二月癸亥直隸巡按綦才奏稱淮安通濟閘乃漕運咽喉請濬閘左舊河更開閘右新河三閘並出獲利而免害又請加培左畔大堤部議行總河相度從之 九月戊戌韓莊新河成總督河道工部尚書舒應龍加太子少保賞銀幣管閘主事尹從教管河叅政海淳叅議邵以仁同知羅大奎等各陞賞紀錄

有差

明神宗實錄

舒應龍字時見全州人嘉靖戊辰進士萬曆二十年
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河決汶上灌
徐邳潰漕堤幾二百里應龍求通洩之途於微山湖
東得韓家莊其地在性義嶺南不經葛墟嶺可引湖
水由彭湖注之洳乃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凡五閱
月工成此開洳之首功也二十二年以河工成加太
子少保

山東全河備考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庚戌工部覆奏河防工竣
經管各官會覈勤惰既明今將揚州等府同知等官劉
不息等高郵等州正官許一誠等山陽等縣正官何際
可等各優叙紀錄其各州縣佐領武職另行獎賞并失
事應戒者俱請旨舉行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是年決高郵中堤七顆柳郎中詹在泮等嚴督官夫

築塞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八月丁酉命管理河北郎中黃

承玄挑浚南旺等處運河 壬寅部覆總督河道工

部尚書楊一魁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

前後九條俱入河淮一

議放湖水以疏漕渠蓋高寶諸湖原係沃壤自淮黃逆擁衝決汪洋即歲加堤障猶多昏墊今入江入海之路既浚分黃導淮之功已成應於涇河子嬰溝金灣河諸閘并瓜儀二閘並為開治大啓湖水就湖疏渠與高寶越河相接既避運道風波之險而水涸成田給民菽種漸議起科以充河費 九月癸卯巡視盧溝橋御史蔣

汝瑚奏東西河商稅查閱地圖分別疆界謂陝商從小直沽河入者應報東河而山西商自五臺山運木由新落河至趙堡口謂之西河與小直沽相去遼遠而前肯併入東河則西河之稅虛而御史可以不設與管河郎中格不報

明神宗實錄

陸化淳字居復號湛源常熟人萬曆壬辰進士除工部郎中治濟上諸泉諸泉當漕渠淺則由鎮口奔注入漕漕仰泉給當漕渠溢則泛溢反涌入鎮口旁決

不下時累歲適當其溢諸水櫃水壑所以備涸者多
為豪右所侵甚至鞠為榛莽諸治泉夫皆供他調發
公計河之盈縮不可期一值其縮則運艘何藉而北
達具議於總河楊公一魁亟是之令行如議公昕夕
乘橈攢周視決壅導流不惜胼胝引繩批根不憚豪
右諸泉畢理丙申工竣而徐呂以下多患漕梗濟上
轉輸如故楊公大器公且議久任會已有代者遂寢
諸聞夫苦於中官虐使公悉詳為條教啓閉送迎皆

有恒度約曰闌而出吾度者吾治之如吾教若不以
聞吾而私笞掠人者吾治之當如所奉敕於是上下
凜凜三年如一日也丁酉冬報命厯虔州知州

瞿汝

援撰陸公化淳傳

萬厯二十五年四月江都運河南門二里橋一帶水
勢直洩無蓄為鹽漕梗該巡鹽御史楊光訓題請檄
揚州府知府郭光復開自二里橋河口起入西折而
東從姚家溝以入舊河自四月興工八月告竣名寶

帶新河民漕便焉

南河全考

萬厯丁酉歲

二十五年

當糧運盛行之期漕河乾涸自桃

宿而上至鎮口黃幾斷流三尺童子可攝衣而渡糧
船膠澀不前探水稍深處則移舟就之河官乃築攔
河壩橫亘河中蓄水濟舟以緩須臾之急少頃又涸
命去其船上竹木貨物又涸命運其米於兩堤又涸
舟且漸裂乃以繩繫其頭尾至是人情沟沟晝夜不
得休息有議僱車陸運者有議易米納銀者計無所

從運官羣聚告急旗甲接踵潛逃比時巡漕直指馬
公駐節宿遷親為督促無如之何也乃上疏論劾自
總河司道以下皆被重叅時倭信且急慮者謂從旅
順口直祇廟灣薄淮城據糧為餉扼吭而拊背則京
師危矣總河楊公及司道諸公皆倉皇莫措手足先
以萬人委州判程潮濬境山引潞水濟漕不二日而
水告竭矣又移夫至梁家口開挑支河引微山湖水
以灌漕施工幾半業費千金忽飛騎召余約三日抵

鎮口余如期赴名覲公憂形於色仰天歎曰今年運事大壞疏導諸水十無一濟子素習河渠且出余特簡當以何策寬我耶因言見委程州判濬微山湖事余啓公須往視可否乃能定計耳公許之辭出至微山口細觀形勢幅圓約二十餘里令人探水淺深僅二三尺許及詢之土人皆曰此湖係四面積水並無源泉余曰此正所謂雨集皆盈洄可立待者豈足充六百里河身耶從此止工可省銀萬計轉之別圖不

可乎隨回鎮口一一復公公曰子言良是據子所見孰可加工者余曰職昨趨名時由小浮橋涉河中有渾水一綫涓涓不息此黃流也聞上源一決于黃堦再決于義安山上流既分則下流自淺浮橋水勢微細宜然也黃堦工力浩繁未易輕舉若調微山之夫堵義安之口再於小浮橋出口處闢開數十丈則黃水盡歸小浮橋沛達正河濟漕之策無逾此也公曰善悉以微山之夫應之而廩糧椿埽令取辦於徐州

是日辭總河返徐州謁見道尊中菴徐公備道所以
公曰此口趙運同曾知州塞之久矣屢塞屢決徒費
貲耳余曰凡築決口塞而復潰者以下流隘窄水不
能洩必滿而逆行上下搏激勢必中潰若上塞下闢
則隨來隨洩奚潰之有如人飲食下咽而水穀道閉
塞小則腹脹大則嘔逆自然之勢也公始領之而尚
在猶豫問余復進曰事急矣再遲數日則船裂米爛
縱治之無益也請以千人闢小浮橋以萬人築義安

口半月不效願以身當公方委心任之時五月二日
也余正率夫興工徐公忽奉總漕褚公命往閱海州
鹽城廟灣一帶城池兵馬次日啓行嗟嗟漕事艱阻
勢如然眉徐道業有專責重比丘山總漕公顧以不
可必之倭而易此不容緩之役其意可概見矣越三
日河工所需物料甚亟而曾守靳而不發衆夫嗷嗷
幾致脫巾奮呼余親馳曾所面折之曰君有治河責
今河壞漕阻已被漕臺疏叅余此役為君掇焚耳不

假一杯水是自速禍也請三思之曾始悟乃給發衆
夫始定曾因道尊行且迎合總漕公意乃泄泄漫事
如此施工甫五日水勢日漸東趨再五日水增三尺
再四日義安口合河水頓高丈許盡從小浮橋衝入
運河前所築攔河壩數十處頃刻衝刷如洗數千金
之費付之烏有余前力言築非策弗聽今果驗矣漕
水既盈旗甲將前所貯堤上糧米及前所撤竹木貨
物仍裝置船上且連日南風大作揚帆銜尾而進七

日夜四百萬漕糧盡入鎮口歡聲雷動咸相慶曰寔
更生我也其他南北往來縉紳士大夫得水而濟者
不可勝紀傳聞兩都諸大老移書相勞漕臺馬公特
疏薦之當漕事岌岌時徐道徐公日侍總河公經營
邛宿問分司樊公亦相從後先區畫大拂總漕公意
故徐有海州閱視之命總漕甚且上疏自避舉徐以
代徐益不自安遂稱疾挂冠南歸公清操亮節世方
倚重無故而去衆共惜之兆元素惡慙觸忌旋亦罷

職人謂以功為過奈公論何樊公闕邸報喟然歎曰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乃上數千言為余力辨
於當道隨自乞休不允至京察公亦挂名黜列矣一
時任事者解去殆盡蓋亦理勢之必然也兆元曰士
君子出處有命存焉行止非人可尼也忠直之迂於
時獨立之負於俗自古記之矣晉李生有言曰身可
抑而道不可屈位可排而名不可奪此則吾人所宜
自信者耳併書之以告後之安義命者

張兆元濟運

始末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三月庚子工部題覆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議開泃河之疏大畧謂頃自堽口一決黃河南徙徐呂而下幾於斷流於是開李吉小浮橋等處及鎮口以下建閘引水以通漕目前似無可虞矣然非永久之計也泃河北接汶泗諸水東受沂蒙諸泉其源本不易竭而岸高土堅又能束其流而使之不漫即有湖也而涯涘可循即有石也而罅漏可鑿隆慶間河臣翁

大立萬厯間河臣傅希摯嘗議開而不果若以河道歲修之費而用之於此事半功倍一勞永逸臣固以為加河宜議也科臣之言良有深見但事在彼中難以遙度宜咨河臣及巡漕等各御史勘議可否以為行止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厯二十八年九月辛丑朔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條上漳流北徙二變二患三策言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為一變其害小河決高家口廝

二流於臨漳之南地俱至城安縣東吕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州入滏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運河為再變其害大滏水不勝漳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束巨浪病溢而患在民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掃捲沙泥病痼而患在運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為上策仍迴龍鎮至小灘入衛費鉅害少為中策築吕彪河口岸隄漳水運道固不資利地方亦不罹害為下策中雜引漢事為證而未復力薦原任知

縣劉宇郎中樊兆程章下所司覆議三策總治漳之建
畫與利害之更端容資漕河部院逐一從長計議務使
國計民生一舉有賴報可 十二月辛卯工部覆直隸
巡按卨祺所奏三議其白塔河之復漕船回南既免風
波之險又與鹽政關稅無妨復之誠便洳河之開蓋用
黃河為漕有利有害用洳河為漕有利無害但洳河之
外若繇微山呂孟周柳諸湖伏秋水發不無風波之險
冬春水涸未免淺阻之虞必須上下另鑿漕渠建閘節

水庶幾通漕悠利漳河之引已經具題奉旨咨河漕督臣會同保定河南撫臣督率司道查議具覆相應并催務期引漳會衛以圖永濟允之

明神宗實錄

是年正月總督河漕尚書劉東星檄郎中顧雲鳳署道事揚州府知府楊洵督夫開挑邵伯越河長一十八里闊一十餘丈十一月又挑界首鎮越河長一千八百八十九丈七尺各建南北金門石閘二座其邵伯越河又建減水石閘一座迄今官民船隻永避湖

險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正月乙酉武英殿中書舍人管
理山東礦務程守訓疏請改易漕渠繇高郵州達淮安
府廟灣入海經數百里達山東膠州麻灣入新河至海
倉復入海又經千餘里達天津省會通之勞而避海運
之險工科給事中張問達劾其蠹國殃民且假稱明旨
嚇騙贓數十萬乞亟為罷斥并發諸臣論劾諸疏一一
追究不報 四月甲申工部尚書楊一魁等言今歲經

月不雨徐邳一帶糧運淺阻乞敕河道官員講求長策
務期克濟從之 九月乙未朔工科左給事中張問達
言漕運之期兌支過淮過洪各有定期抵壩抵灣不逾
五月而回空之船亦無凍阻自黃堠口之決而南徙也
徐邳三百里之間幾至斷流河臣乃議開趙家圈以黃
河故道不及四十里接引黃流下通三仙臺支渠出小
浮橋以入運河趙家圈告竣復採舊議開泇河舍黃流
引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為運道便宜經久之謀心亦

良苦然地多沙石工尚未就而趙家圈日就淤塞因而斷流徐邳間三百里河水尺餘糧船停閣不行者幾一月矣及入閘河又多淺阻臨清以北河流甚細此一萬二百七十有餘之艘相與爭一線之水而不能速進之故也夫糧船抵壩遲故交納遲交納遲故回空又遲入秋徂冬不可不及時治以為明年接運之計也伏乞敕下該部設法起剥早令南還而河臣劉東星宜問其病之果否酌議去留則河道可通而漕務有賴矣章下所

司 己未直隸巡按張養志言治河之策不越理黃河
開泃河之兩端而黃河之說有四泃河之說亦有四一
曰塞黃堧口以杜洩水之隙蓋運道河身原淺故蓄水
不深全賴黃水接濟方可通運自堧口一決全河勢已
南徙見今口闊八十餘丈水深二丈四五尺三丈不等
以致東河微細濁河乾涸徐邳一帶年年淺涸前年開
趙家園三仙臺今歲開李吉口旋亦淤塞職此之故須
將此口預為堵塞使水不南洩盡向東注庶運河之水

常盈而糧艘可免阻滯一曰濬李吉口以通引水之源
自趙家園既淤所賴以引導黃水接濟運道惟此口耳
黃堦口衝決日久勢已深闊須將此口大加挑挖深闊
相等始得分奪其勢但此口至運河長三百里工力浩
繁合於每歲運畢之日自李吉口至堅城集隸山東自
堅城集至鎮口隸徐屬併力興工大加疏濬近口處闊
二十丈以下闊十餘丈俱深一丈四五尺庶可引水一
半東注而宿邳之間可免淺涸之患一曰濬邳徐漕河

以為受水之地自邳宿以至徐呂地高河淺難以蓄水
每至春夏之交率多淺澀合于初冬以後將北自珠梅
閘南自宿邳一帶探勘淺處即以額設撈淺二夫大加
疏濬三五尺務裨深通更于大浮橋迤北劉家灣建閘
一座鎮口閘迤北至玉皇廟建閘一座以時啓閉庶停
蓄自深節宣有具一曰築永夏堤以防決水之虞此堤
束水歸漕關係甚重先年原係土民接築禦水後因黃
河南徙水漲沙淤前堤低矮單薄去歲馬家溜何家集

衝決數口水盡南奔不惟徐邳運道淺涸即永夏田廬亦被淹沒今雖堵塞尚未完工近又衝決申家營三四十丈若不上緊加幫恐難捍禦合于此堤幫修高厚夯杵堅實更接築大堤一道直至大石山頭俾南岸一帶俱有堤禦以上四款皆運道之不可缺者也一曰開黃泥灣以通入泲之徑邳州沂河口入泲河之門戶也進口六七里有湖名連二汪其水淺而且闊下多淤泥糧船至此沾滯難行欲為挑濬則無岸可修欲為埽壩則

無根可據查得湖外有黃泥灣離湖不遠地亦頗低自
沂口至湖之北崖約二十餘里合於此處挖河一道以
接洳口不必拘定丈尺惟以可通運艘為度湖水引以
灌河湖身棄而不用所費不多成功亦易運舟從此可
以直達洳口一曰鑿萬家莊以接洳口之源洳口遞北
有地名萬家莊以及臺家莊侯家灣梁城等處原係山
岡高阜之地且多砂礪石塊極難為工河臣劉東星併
力疏鑿業已成河今歲輕小糧船已通行三五十隻但

河身尚淺水止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廣糧船重大難以通行合於此處更加鑿削三五尺俾韓莊之水下接洳口並蓄水五六尺深庶糧船不論大小輕重沛然可達矣一曰濬支河以避微口之險韓莊之西有湖曰微口上下三十餘里水深丈餘必測水勢深淺插立標竿以爲向導遇風揭帆頃刻可過偶遇暴風不免漂流今已於湖邊開支河一道下接韓莊上通西柳莊四十五里不由湖中挽拽有路合將此河再加疏濬庶可免漂沒

之患一曰建閘座以為蓄洩之具地勢原有高下則水自有淺深萬莊一帶地勢原高雖所開河身一二丈四五尺不等較之泃河以南猶為高峻北來之水至此南下必連合於此處比照濟寧在城等處或三五里或十數里相其地勢建閘三五座以時蓄洩庶節宣有具水可常盈無淺澀之患矣以上四款皆泃河之不可缺者也夫黃埝口先是河臣以為不可塞而臣以為可塞者蓋彼時徐呂二洪不患淺涸而患衝決故留之洩水以

防衝運之患此時二洪不患衝決而患乾涸故塞之借水以成濟運之功洳河先此河臣以為不可開而臣以為可開者蓋前此疏鑿未至砂石已鑿深通頗易故謂其可開者惜成功之不可棄也此二役也理黃河乃萬世不易之經開洳河乃一時濟變之權譬之用兵黃河為正洳河為奇理黃河而並修洳河此奇正並用萬全之謀也若修洳河而遂棄黃河此舍正而用奇非長勝之道也非臣之所知也工部覆奏請命河道諸臣勘議

得旨這河議著作速會勘來行毋得遷延推諉以誤漕計十一月辛亥河南道御史高舉疏言我朝奠鼎燕京數百萬衆待命漕渠乃今倉廩空虛漕河淺澀治河之人杳乎未有明年歲運可為寒心臣試以治河之策與用治河之人言之夫漕艘北來出清口入古洪中間三百餘里實藉力黃流比因河臣溺職黃垆口開濁流南徙浮沙北壅歷徐邳抵宿遷昔之洪濤幾為陸地以故糧艘至宿停閣彌月所幸大雨時行汙潦暴集僅完

運事尚有糧二十餘萬迄未入倉即入倉較之往年已遲幾月轉瞬冬殘水淺水合回空何時赴兌何時過淮洪而輸倉亦又何時臣用抱杞憂廣詢衆口大約其策有三如新口大決黃垆口業淤其半宜乘此半淤大濬黃垆以下舊河務使深廣始引黃水而注之東遂塞黃垆而遏其南淤舊河之衝刷既深則南旋之水勢必殺方并新口而塞之來歲之運庶其有濟又如洳河之後費累巨萬而未奏成功聞近日糧運空船輕小貨船間

有往來而竟難濟運者緣所挑河身狹而且淺又中有
山一段攻鑿為難故爾中棄似宜大加疏鑿而底於成
臣又查國初曾用海運南北無虞獨其中經黑水大洋
內有礁石觸舟多覆迨淮揚漕河既成此河遂廢嘉靖
間漕河汜濫復議及之此時王獻委崔引禮董治其事
幾有成績故道見存東由麻灣海口入河北折蜿蜒僅
四百里道經膠州高密出海倉口一日可抵天津既脫
風濤亦復徑捷據土人僉云每遇秋水溢糶販貿易之

舟見在通行今但疏其壅去其塞事半功倍至便計也
引禮之子同知崔淳曾與其事能道其詳且謂約其經
費不至虛糜止須數萬夫不煩征調但借班軍假之二
年可告成事事成當與河運遞相為用彼塞則此通此
塞則彼通兩利並存此亦一勞永逸之策也至先臣劉
應節之旋開而旋罷者非河之罪以舍故道而鑿黃埠
嶺膠人圖便之口誤之耳以上三策願當事熟計其便
而審用之然欲奏河功宜先分職掌往年總河總漕設

兩大臣分曹而理二百年來鮮有敗事往效可覩也頃
因倭警防海責之巡撫乃以漕河兩事并之一人詎不
省費第未思昔之漕運河道緊要事務總在淮揚并奚
不可今則漕運於江北而河決於中州二事並亟勢必
不能騎牆而兩顧今即不並設亦宜以漕務付鳳陽巡
撫以河務付總河大臣姑待事完另議庶人有專責事
有專功可不致顧左失右推諉誤事也夫職掌既分會
推宜慎職聞會推之日此推之彼甲諉於乙有德者疑

于受德有怨者嫌於受怨舉有微疵者懼人之議其後
舉有盛名者慚已之狃於徇此必無德無怨無咎無譽
之人而後可於國家事未必濟也且今之會推三次推
者七人雖俱一時之選第人各有能事難槩任如云人
人有當于治河不敢信也且推而見用或出都在道任
意遷延履任養尊置身清邃欲行一事先會稿各臺及
會成一稿復分委各道各道委各府各府委各州縣而
始行勘議即勘有肯綮議有次第又須會文申各府各

府申各道各道中各臺間有未妥者必一再批駁而議始畫一即議已妥矣必各臺詳允而事始舉行動經數月少亦不下數旬如此推諉玩愒何日而可有治河之人何時而可底治河之績哉臣謂會推臣工各宜計國務秉公心無分朝野略彼生乎但期於國事有濟才品俱優者為上果才優而品非衆服者亦在不遺唯顧其人之精神力量足勝河任以赤心行實事念為公家身甘勞瘁者舉而用之奉旨後責之即日登途勿耽時日

到任之後更責之遍歷河濱所至詢之父老叅之輿論以配已見一面踏勘一面議估作速處置錢糧鳩集夫役刻期興事計日省勞仍復與以便宜寬其文法斯則人當其事事宜於人可屈指而奏效也功成而先運如期則超擢示勸并及舉者祈敕該部查議速行治河之臣早賜簡用得旨往年河漕設兩大臣今以兩事并於一官應否並設該部院看議來說這本言多可採該部便看議來行 甲寅大學士沈一貫言臣接御史高舉

揭帖內言河漕利害竊謂其言可採蓋京師受天下轉輸歲以巨萬計第恃一線漕河耳今年春夏間徐州一阻而二十萬糧遂不入倉若不急圖妨害明年運事不小三輔內地所在告荒太倉之米不支一年至于銀庫罄竭如掃倘有脫巾而呼者何以弭之總河大臣已經屢推伏承皇上垂問黃河事情臣聞黃河謂之神河衝徙不常最難測度先年所決之處似難一一責問今第宜及早命官不惜財力以收後效今日廷臣即推河南

鳳陽二巡撫正因二臣見在地方易於到任故耳唯望
聖明加意簡擇原票臣難輕改時上以黃河南決責問
往日河臣故一貫回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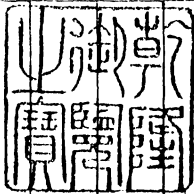
明神宗實錄

東星奉詔開泇河泇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
前總督翁大立首議開浚後尚書朱衡都御史傅希
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視迄無成畫河臣舒應龍
嘗鑿韓莊工亦中輟東星力任其役初議費百二十
萬及工起費止七萬而渠已成十之三會有疾求去

屢旨慰留卒官後李化龍循其遺跡與李三才共成

之漕永利焉

明史稿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金國禮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八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正月己未增設漕河道一員以霸州兵備叅政汪可受陞山東按察司專管其事從總河都御史李頤議也 壬午戶部尚書陳瓚以河南修築汴堤徑留漕折贓罰事例等銀疏爭之曰河防修築事

隸工部應自設處若別部錢糧必移咨商確方可開許
未有徑留之理漕折贓罰事例等銀乃本部濟邊正額
當此內帑極匱之秋日夕催儻猶恐後時目今年例二
百餘萬無銀可發萬一軍餉不繼倏有意外之虞誰當
其咎歷稽往牒無以河務而徑留邊餉之例固萬萬難
從者也詔爾部錢糧既稱缺乏難借河工正值緊急待
用之時工部便計處來說 閏二月甲午朔鳳陽巡撫
李三才議治河緊急之策鎮口閘起至磨兒庄做閘河

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啓閉以濟新運及堅城
集至鎮口閘止挑浚河渠約費銀一十九萬有奇須留
漕糧乃克濟事工科駁因何留糧今太通二倉不足兩
年支放萬一他變尤可寒心工部調停兩說覆請浚河
建閘及留漕糧等事令總理巡撫悉心講求擔任行之
許便宜處置動用興工毋得推延誤事 癸丑工部尚

書姚繼可疏言河南巡撫曾如春留戶部漕折等銀兩
修築汴堤雖為河道計實為漕運計也查先年分黃導

淮之工該部曾協濟銀十二萬兩則今日之議留正與舊例相合本部之未經咨會者蓋緣春汛狂瀾橫溢陵運關係匪輕築隄之役時刻難緩若候會議可否未免各拘己見耽延時日有失事機且隄不築則河不治河不治則運不通運既不通漕糧自不能飛渡倉廩又何能充實于時即歸咎河渠之為害恐亦無及耳以此推之即緩急相濟固無不可者但該部既不欲通融而河工又值緊急豈有坐視待困之理備查該省額解錢糧

如漕折之外尚有別項勘動者當另設處無損邊儲設
或並無應用錢糧則在總河便宜動用以充堤費俱非
臣等所敢遙度者詔是之曰河工緊急錢糧令總河及
巡撫設處便宜動用 六月辛卯朔工部尚書姚繼可
以僉事汪光岸備陳開泇河之利知州俞汝為疏內又
極言泇河不必開請命總河總漕及巡按巡漕巡鹽各
御史同勘議果事半功倍永賴可期即速鳩工以濟糧
運如或山多石梗工鑿難施不妨明白議止并力故道

以節財力詳安具題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是年五月高郵北關小開口潰決長六丈本司郎中

顧雲鳳築塞之仍加磚石包砌堅固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三月丁丑初清口陡洄運艘不前御史蔣以化淮撫李三才各疏聞并請寬過淮過洪之期許之仍命行總河酌議於是河臣曾如春言水洄之故大都因淮黃交匯河底衝刷深且五丈外低內昂勢不能伏漚而上陡洄病根皆原於此今所恃淮南高

寶諸湖之水臣檄行封閉甚早不令旁洩北引接運頗有餘資以故司道諸臣欲因便於高寶湖水而建閘浚渠節宣用之正永樂中陳平江已然之明效也目前濟運似無踰此工部如議覆上從之 四月戊戌巡按直

隸御史楊廷筠以天降陰雨水勢增長清口可無淺阻之患上聞下部知之 五月二十五日風雨永電如祁

州成安永年肥鄉安州深澤等處漳釜沙燕等河汎溢橫流衝決隄岸青海百川萃至田廬盡沒城垣傾壞乞

查勘賑恤 七月丁丑戶部覆倉場總督議河流大溜
勢必至於凍阻請先嚴諭沿途諸司限五日一報催督
過糧船數目其邊糧出關即便提幫前進他船不得阻
撓上可之 八月丁亥工部覆管通惠河主事議將通
灣天津一帶白河委官調集各屬額派淺夫設法挑浚
務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於兩岸築隄以防水發俟
挑完果有成效後著為令每年糧運將到預先料理疏
浚其各淺淺夫依議裁減餘者徵銀貯庫至各屬額派

椿草柳栽曠工等俱按季交收從之 十二月乙巳工
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因河臣李化龍議開泃河屬之直
河以避河險而商費頗嗇期功太速遂上疏曰泃之不
可不開也明甚舒應龍劉東星業已再試之而利矣然
開泃之工雖不得比績安平其視南陽之役則不啻等
而過為安平費至鉅萬南陽改浚百四十里為費四十
萬有奇泃河上下二百六十里殆又倍之費止二十三
萬何其嗇也夫底闊三文舟不得轉又不得方不太狹

乎期以四月告成不太迫乎往以百萬開王家口而盡
委之泥沙今尺寸見功而靳於二十萬不太失權衡乎
則爭其深闊緩其事期倍其估數督河悉慮深計計部
水部協力助輸陛下主其斷專任而責成之令得展布
四體力圖永逸如所謂開嶠頭經落馬北岸直指宿遷
永謝河伯之梗勿徒托之空言也又其地多岡麓水行
易迅必岸深底平流緩而後水可停蓄蓄極始為溜以
宣之而仍攔以閘水庶其不匱也每閘必闊為月河令

可容百艘庶其可避水漲敗舟也岡水易淺必相其可
以瀦水之處令容納細流以備接濟庶其不一瀉而盡
也往議取道於湖今避淺導陸宜多其入漕之口仍遮
以堤壩令逶迤乃下庶免暴漲之虞也泲河成而治河
之工可以徐圖但不病漕與陵則任其所之稍防䟽焉
而不必力與之鬪然河不可縱之入淮淮利則洪澤水
減而陵自安矣至所在隄防支口與其張皇於臨期何
若預謹於平日府臣宜歲六巡其信地俟其當築導者

而早報之道臣督臣道臣歲四巡酌而早報之督臣督臣歲二巡期以春秋之杪以定一歲大計而歲一一聞於陛下以聽處分而釋南顧如漕規歲一會議例著為令可乎下部知之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正月乙丑工部題覆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李化龍疏請亟開洳河酌浚故道大要言河自開歸而下合運河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陸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

濁河為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亦濟于運前督臣排羣議以興茲役竟以資用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爾宛然故為今之計惟守行隄開泇河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

里之洳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
為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二
百六十里比朱尚書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
募春荒後興麥熟人散富民不苦賠窮民得以養善五
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畏河漲運入洳河朝暮無妨善
六為陵捍患為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城向苦洪水暴
至洳河既開徐民之為魚者亦少無疑者二題請遵照
施行及工科都給事中侯慶遠亦題稱其贊河漕大計

事部議泃河應挑直河應建閘座及築堤應用錢糧係
議取用如或原議所開河底不無欠闕期日果爾大迫
經費果爾不敷不妨照依科臣條議再為增益以圖久
遠至科議歲巡歲報事規尤為河工急切要務各該府
道督臣悉宜一體申飭上曰泃河既屢經料理端緒可
成該總河身親籌度詳悉著及時上緊分工開浚所議
經費如有不敷許其再為增益務圖久遠之計其餘分
河保隄等事都著用心無舉毋得疎玩 二月己酉河

道總督李化龍題開泃分黃兩工並急上曰河工既急
所請錢糧原經題允數內者准就近借資以濟急用其
餘令部議以聞 五月辛丑河道總督曹時聘奏泃河
一役肇於壬辰之洩河水關於辛丑之達沂河而避河
鑿石遂成通津則河臣李化龍之議也上自李家港下
至直河口計長二百六十里已於去年四月盡行開通
糧艘之由泃而上者業五千餘隻矣祇緣張村集以下
三十里直河因其舊以為渠意在省費而不料水漲沙

壅舟行稍滯兼之洑卑於直其水逆流土壩被衝其水
旁洩遂不免為全河之累耳續該前河臣督行司道等
官相度地形避高就下自張村西南創開支渠一道長
三十一里下接田家口去年所開舊河其毛窩一段橫
穿浮沙二十丈見用椿板廂護內實老土王市口之減
水閘臺頓二莊之節水閘與夫彭家口之滾水壩一切
易之以石又自直河口以至劉家莊但係淺狹悉加闊
浚今三月二十九日工役告竣放舟而入臣由曹單豐

沛閱視黃流周咨挽回之策南趨鳳泗恭謁祖陵東出
靈邳至於直口見運船鱗集口外兩旁者不下數百艘
督夫挽拽不兩日而盡臣尾之而行沿途測量渠水皆
深六七尺以上不惟無去年沙淺之虞即大泛口之溜
亦已下建閘座有所節蓄而其勢轉平也近據各官揭
報重船過王市口者至五月初三日已踰二千三十餘
艘使此復魚貫而進無或脫幫則運事之早於往年當
不止一兩月矣凡此皆前河臣李化龍經理就緒臣受

事之始獲覩成功私竊慶幸除增設閘驛官員與一切善後事宜陸續奏請外謹先馳報以慰聖懷疏下所司八月丙午河道總督李化龍奏報分水河成糧艘由泃河者已過三分之二由黃河大溜者止三分之一舊者已壞新者未成而過洪曾不踰限國之福也章下所司庚戌河道總督曹時聘以准徐道副使卜汝梁挂冠長往大挑在邇亟須得人議將漕河道按察司汪可受加銜改補其漕河一道即行裁革以省糜費及可受

以憂去復請以開封府知府馮盛明陞補下吏部覆議從之 癸亥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以漕渠淤澱及論舊河臣李化龍開洩之誤因言曹時聘意主大挑庶幾近之乃責役於四百日之後為計亦左且夫以募集恐難久恃乞下工部遣諭覆議施行從之 壬申工部覆李化龍分水河成故道漸復疏得旨分黃工役垂成一切築壩塞決等項正係喫緊各該撫按官務嚴行在河司道府縣等官連併力修築刻期完報以收一簣之功

有稽悞工程致貽後患者不時叅處工完之日自行優叙 九月庚子工部尚書姚繼可言頃督臣所報分水河成故道漸復而又忽報單隄大潰豐沛蕩離魚濟運道危如累卵夫以此時報河工之就緒即以此時報河流之橫決科臣所請在河之臣無不殫心籌畫以固守隄防又未及隨時呈報以早圖拯護宜行總河覆核上曰河患衝決不寧先著作速保護漕隄毋令妨運在河官員必因總河丁憂玩弛失事俱難逃責着河道嚴查

分別以聞仍連行督率及今水落時從長疏塞以待新
官之至 十二月丁巳工部尚書姚繼可言泃黃之役
不一勞則不永逸不捐四十萬之金錢二十萬之夫役
必不能收萬全總河李化龍所議五河之支渠王市之
石閘上緊挑砌大泛口之溜彭家口之淺作速浚治惟
在新河臣連議上曰泃河著實浚治以資新運黃河應
否大挑新總理酌議具奏宜速催赴任 戊午原任陝
西叅政今調湖廣茶陵州知州范守已言國家漕輓仰

給東南歲運四百萬石止賴惠通河一線之水耳而壅塞無常百十年來非止一次往者議開膠萊河議通海運蒿目腐心迄無成功長慮却顧卒無善策通因河流南徙二洪淺澀至厯皇上宵旰之憂賴有智謀大臣議開泇河自邳州至於夏鎮軼出彭城之左軸輓無阻厥功良多乃不意河決單縣復有南陽之淤也欲護漕渠不得不急治黃河欲治黃河不得不大費工力聞河工之需用銀八十萬兩動夫數十萬名過計者不無意外

之慮况挑築於此處能保不橫決於他所河之遷徙無常漕之艱阻莫測何不別求便利以為永久之圖也查嘉靖六年河決豐沛東溢逾漕漫入昭陽湖左都御史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言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六百餘里至衛水入舟轉達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派通衛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荊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疏下工部詳議因河道都

御史盛應期主開昭陽湖左新渠世寧之議不行久之
新渠難成復濟故道因仍至今臣嘗往來沁口諸處見
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陟縣東南入河十數年
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乃自木蘭店東決岸
奔流入衛則世寧紅荆口之說信矣彼時守土諸臣塞
其決口築以堅隄仍導沁水入河而隄外遺有河形直
抵衛許固至今存也若於原決築隄處建一石閘分沁
水一派東流入衛為力甚易再將原衝河形補加修浚

兩岸培為纜道為力亦易計其工費用銀不過二三萬
用夫不過一萬餘名而大工告成矣乃引漕舟自邳州
遡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
以不用也若謂遡河數百里或有灘溜之險無緯道之
便則又有一河可由者查滎陽之東廣武山南一水東
流經鄭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由朱仙鎮而南經尉氏
扶溝西華之東沈丘之南在元史名為鄭水土人名為
賈魯河者也南至周家口與潁水合流名為沙河至潁

州正陽鎮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陽至朱仙鎮舟楫通行畧無阻滯自朱仙鎮而北而西至鄭州西北惠濟橋地方不及二百里河身畧窄稍當修浚若於惠濟橋西開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黃河不及二十里渡河而北直入沁口為道甚便如謂鄭水微弱不任漕舟則榮鄭之間又有京水索水湏水諸泉皆可引入鄭水以濟漕挽再每二十里建一分水閘如會通河之北則蓄洩有時水自裕如計其工費丁力亦不過四五萬兩耳若此

道既通則漕舟出天妃閘即由洪澤湖入淮溯淮入潁
水溯潁入鄭水牽挽尤穩黃河又可不用矣雖衝溢萬
變何慮焉如河流安妥不致侵漕則夏鎮南陽之間仍
加修浚兩利而俱存之分舟並進可免守閘之困如河
流變遷東道有梗則專由鄭水而徐呂之道無問便利
之策無逾此者臣懷此已二十餘年因會通河無阻不
敢輕言今屢浚屢塞而黃河又衝決無時侵逼益甚與
其竭海內脂膏以填不測之壑孰若改絃易轍就此易

竟之功緒也伏乞敕下工部及督河大臣差官踏視如果臣言可用先將武陟迄東至於衛水之許東西百餘里原有河身故道發夫萬餘名及時挑浚約深一丈闊十丈却於木蘭店東築隄處所修建石閘一座分導沁水一派東行入衛舟至則啓閘以通漕舟盡則閉閘以掩水明歲春末其功可成姑將漕舟遡河而上由沁入衛以濟目前之急却議修浚朱仙鎮迤北至惠濟橋迤西分導鄭水以通漕舟則帑藏民力可省百倍而國家

之利賴無窮矣或慮沁水入衛恐獲嘉新鄉之間不無泛濫之虞不知建閘啓閉節宣其流止分十分之一二東行耳而沁之洪流固自南入黃水也如必思患預防當多建閘三五處相距或二十里或三十里無事重重固閉以防東流舟到遞相啓閉以為蓄洩又何泛濫之足虞耶或又謂大挑黃河欲除民害工不容已臣非欲止其役但今日急在漕運而民害次之漕運一通國家之命脈已固雖黃河遷徙無常不過坍塌一二縣一二

鄉之地耳為築長隄以捍其衝可也如勢不可遏遷其城郭以避之有何不可何必與河爭尺寸之地耶下工部覆議行總河及河南撫按勘議具奏

明神宗實錄

是年春正月總理河道侍郎李化龍請開泇河曰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出茶城向徐邳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向徐溝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

陵亦濟於運前河臣翁大立舒應龍並創洳河之議
至劉東星大加開治漕艘由洳行者已十之三四至
李化龍乃得竣事漕運便之

茗上紀聞

是年總河尚書李化龍以為黃侵緯道漕事可虞於
是大挑洳河自直河口起至李家港止開拓二百六
十里漕船始由洳通行以避黃險本年秋河由昭陽
湖穿李家口出鎮口全河上灌南陽北薄新店

南河

全考

先是萬曆三年部議開洺河隨該科道勘議題寢至是河決蒙牆決黃莊淹城郭病運道於是李化龍開挑洺河以便行運自王市口抵直河五百餘里以避黃河三百里之險

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二月丁卯總理河道少保兵部尚書丁憂李化龍奏臣以過大行虧延禍臣母蒙皇上憫其憂苦亟點新臣又以河漕事重命臣料理候代臣思洺河業已通漕但直河一段沙淺韓莊臺莊郝山一

帶尚多淺狹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於直河之南另挑支河三十里於王市等處建閘三座於彭家口臺莊等處各加展浚至一萬二千三百丈足行全運臣之料理洳河者如此又念徐邳之間黃河大溜至不通舟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將塘池馬家淺高家灘各挑月河一道拷棹灣大加疏浚牛角灣張孤山范家山等處俱大加開闢令黃水順流南下不復舊年景象矣臣之料理黃河者如此又念南陽西隄頻年為黃水壅激湖

水啣蝕已多恐湖身漸高則黃水漸北因而穿漕是又一李家口矣因令各官集料鳩夫將南陽運河西岸釘椿下埽實土築隄以遏湖波又將單縣陳燦樓決口堵塞以絕來源臣之料理南陽一帶漕隄者如此蓋臣身雖不能出而心則不敢不盡體雖已抱病而力猶不敢不竭今已得代故敢備述上聞少釋南顧之懷報聞

三月丙申工部都水司員外考察浮躁潘大復奏臣奉命管理通惠河道自通州閱河至天津計程三百二十

餘里沿途淺阻計五十餘處土人云河係浮沙隨浚隨淤故運艘至日近則自香河之黃家渡起剥遠則自武清之楊村以下起剥統計剥價之費大約十五萬餘兩而各旗甲之私貼不與焉至於投水插和種種弊端又未可縷指數也臣奉旨挑浚於三十二年四月開工本年六月止力役甫竣而大雨滂沱臣謂沙隨水來前功將盡棄矣至八九月間水消且盡運艘南來絲毫無阻彼時即宜具奏恐人謂偶緣霪雨遂爾貪天竊計今年

四月間再一瀾疏倘仍復通行便可報命不意臣之不肖挂名察典故不得不明白一言以畢前件也報聞

丁酉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曹時聘奏臣先任應天巡撫蒙恩陞任於二月初二日渡江而北沿途閱視儀揚高寶以至淮安河道俱各安濶無恙清江浦見修隄工完及八分已上出清河口係淮黃交會之處測量水勢甚深桃源黃壩新成可備減水之用初十日至宿遷與新撫臣周孔教面代一意北行十二日至邳州直河口

即沔河之下流也舊督臣李化龍咨送關防文卷即日接管行事舍舟登陸沿沔閱視所有開渠建閘各工亦俱完及八分以上其未竟者以水湧礮出頗難施力臣酌其多寡難易限以日期總之三月初旬工役俱竣新河可以通行也復輓舟而上逐程按視如枵枵灣牛角灣二處跌溜甚險督令設法疏治務得其平自牛角灣而上即夏鎮也黃水自昭陽湖散漫而南出李家口至范家山仍歸徐邳故道第李家口外聯諸湖一望無際

勢如滄海又自珠梅閘而上即南陽也一帶西隄因被黃流蕩啗殘毀甚多前督臣已大加修築護以椿埽但四顧皆水雇船運土遠在二三十里之外計日程工須四月初旬乃能完事彼時大幫始至緯道已成銜尾而行可保必無梗阻耳報聞

明神宗實錄

李化龍字子田長垣人萬厯二年進士三十一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奏開泇河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黃河

呂梁之險再以憂去

明史稿

黃河在西北土稍堅患衝突難禦在東南土益鬆患

散漫難收李霖霖決計走洳河其言曰黃河者運河

之賊也舍黃一里即避一里之賊其苦之如此

湧幢小品

蒼葦云明運道興廢不一盛思徵既開新河被論中輟越四十年而朱少保卒成其功潘宮保開南陽河經夏鎮道留城出鎮口以避黃水之衝功亦偉矣乃洳河議興則以三難二悔之說進因此去官尋洳河之役亦報罷越三十年而李少保公然奏績甚矣哉天下之事成功遲速蓋有時數存焉迨至本朝靳文襄公與今相國遂寧公凜承聖訓開成中河遂致東南歲漕數百萬貢糈繇淮渡黃僅一十五里

挂帆如駛安瀾無恙三百年來運道盡善盡美之數公者功不在宋尚書陳平江下矣

梅守相字春霖宣城人萬厯己丑進士任夏鎮分司自劉東星開浚韓家莊以及李化龍鑿泇河功成皆守相為之佐理其有功漕河不亞於二公也

山東全

河備考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九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壬寅廣西道御史弼言
國家水患惟河為急上關陵寢下關運道況今之河又
非昔比漸徙漸北愈壅愈決陵患難寧運道日梗所在
生靈廬舍沉淵浮苴棲木治河者迄無成功臣按先朝

宋禮經營會通寢處河上始終數載揣高度低集思廣益兼以國初物力豐盛法令必行是以工成一舉利垂數世今則不然大役已興而議未決丁夫方集而料已窮驅饑疲之民於嚴寒之後枵腹墮指累累而是此不能慎始之故濱河守令半集河上沿河赤子悉赴工所徵發太煩期會太促洵生心憂在瓦解此不能防微之故昔挑王家口費金錢百餘萬今挑朱旺口又需金錢八十萬竭澤可虞勞薪難繼此不能長慮之過洳河

之後亦一時權宜但河塞而後議洳則洳成宜必可以
代河今導河而河流愈漫浹而洳河日枯二役並興
一役莫竟此不能圖終之過為今之計固當廣集方畧
而其要務則莫急於措處錢糧綏懷衆庶二者蓋集三
省之衆於一方春深則濕氣蒸蒸疫厲作宜析處分屯每
屯相去里許於其中分任老壯多置居所分銀斗粟務
沾實惠則應募者必衆應募者衆則可免調鄉丁彼鄉
丁裹糧而赴千里之後去家而失農桑之期豈若應募

就食者得斗粟分文之惠免流離饑凍之苦哉至於錢糧內帑可捐外帑可借而漕糧必不可留蓋漕河固國家咽喉而漕糧尤國家命脉臣竊計每省協助不過三四萬則數十萬金錢一朝可集然金錢不可食必變為粟米臣聞山東河南江北地方頗稔誠厚值以募米商而捐其稅米商必集米價自平轉三省粟以供數萬之衆何憂不及又臣觀今日諸臣人持一心山東諸臣利河南流河南諸臣利河東下兩議相持阻撓四出敗乃

公事莫甚此曹乞亟選賢能同心戮力以幾平成之功
不報 八月辛酉河道總督曹時聘言國家二百餘年
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為運邇來遷徙不常數失其利非
二洪告涸則諸溜難前內外臣工蒿目腐心莫不以無
漕為慮幸洳河一線先河臣舒應龍叛開韓家莊以洩
湖水而路始通繼則劉東星大開梁城候行莊以試行
運而路漸廣比至三十二年李化龍上開李家港鑿都
水石下開直河口挑田家莊殫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

始關至三十三年二月內該臣接管見得改挑經始運艘將臨立限嚴催多方鼓舞莫春首夏接踵告完是年行運者八千二十二隻今年糧艘七千七百六十五隻盡數渡洳則洳之可賴豈不昭昭在人耳目哉然漕渠成矣河官未設閘座建矣官夫未定轉輸通矣置郵未改荏苒警矣司捕未立兼之閘禁未嚴節宣失度水利一洩立覩膠舟臣不敢虧一簣之功廣集衆思謬盡善後六事以聞一議以究東道加管河二字於原領敕書

內管滕嶧二縣河務兗州府馬捕通判及嶧縣縣丞俱
令兼管泇務以便責成一議以黃家閘官夫移之韓莊
留城閘官夫移之臺莊馬家橋官夫移之頓莊專司啟
閉一議趙村為邳宿適中之地萬家莊為邳嶧適中之
地各添設一驛以便應付一議於嶧縣臺家莊地方添
設巡簡司置巡簡一員弓兵四十名以備干掇一議禁
勢要人員不得恃強阻撓閘務以節水利一議補築殘
隄截削灣嘴展闢脛岸疏浚淺沙以收全功皆從之

九月辛未河道總督曹時聘以朱旺決口既塞疏聞因
條議十事一移置專道一增設河官一勦築隄防一建
立舖廠一分別賞罰一久任責成一申明職掌一嚴禁
那借一議處河夫一除豁占田工部覆如議上諭部臣
連歲公帑民力俱竭於河上役不可再宜懷永圖既稱
大壩已成全河東注必使盡出中路方保無虞趁此秋
涸將一應南北隄岸儘力修築屹如山峙自然水得所
歸方堪永賴所議十事俱依擬朝廷不惜懋賞亦不事

姑息可即行與河上諸臣知之 十月辛亥廕原任總
漕工部尚書劉東星一子入監讀書以議開泃河功成
故也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厯三十五年二月癸卯工部覆議泃河善後
六事俱依議行從總河曹時聘之請也去歲漕河再決
蕭碣之間以巨浸為憂自楊村集而下黃垆口而上再
築再塞凡用夫二十萬人金錢八十萬緡至是乃言全
河既已就軌泃河委應厚終開泃於梗漕之日固不可

因洳而廢黃漕利於洳成之後亦不可因黃而廢洳兩利俱存庶緩急可賴如謂南陽之患已去而徐邳之險可乘異時有失誰司其咎乎因議築郝山之隄削頓莊之背平大泛口之溜浚貓兒渦等處之淺建鉅梁首衝之閘增三市徐塘之壩以終洳河未就之功又議設河官置官夫建驛遞立巡司嚴閘禁加裁展以成新渠其後之務大率皆切近無甚靡耗然亦自去歲冬月三請乃下 四月戊申河道總督曹時聘疏言夏鎮分司原

管閘河上自株梅下抵黃家運渠地方不過百里自梁境以下俱屬中河故責任差輕自萬厯十六年黃河盛漲倒灌鎮口遂議將梁境鎮口並丁家集縷隄盡屬夏鎮責任已倍矣然此不過百五十里之河耳今汳河既開自李家巷至劉昌莊則係沛縣自劉昌下抵黃林則入滕嶧之境延長一百六十餘里悉係漕艘使官仍主事則品秩未崇敕諭未頒則事權不重宜將夏鎮主事改為郎中頒給敕書照中河事例庶事權重而臂指相

聯漕渠永賴矣章下所司 七月壬寅查核通灣所失

糧艘自閏月甲申以前戊寅以後屢有漂溺凡損船三

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渰死運軍二十六名其沿

河民戶漂沒者不復能稽

畿輔通志祥異志考中是年並不紀及水災乃通灣漂沒

人船糧米如此之多甚至沿河民戶被害者不復能稽而考不之及甚矣志乘之失載者多也

十二月

甲子總河曹時聘以泐渠告成核實工費再請錄効勞

官員事下工部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二月乙丑工部再請覆覈泐河

工費及効勞官員旨命巡漕御史查勘分別以憑激勸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十月乙丑巡漕御史顏思忠條
議申飭漕規一建閘壩以竟前工徐塘猫窩等處流沙
為患先河臣議於閭家集田家口吳家冲建閘三座以
備蓄積於徐塘河王文溝王市溝建石壩以備分洩於
張村長旺等口各築截河二壩以遏流沙至泃河之水
全藉南旺蜀山安山諸泉須大加疏通令泉脈湧注又

滄浪水改從針溝口入洳自源槩委亦濟運之上策也
一設官建驛以保萬全洳河南北二百六十里人舍稀
少盜賊公行議將徐州水驛移之洳溝邳州水驛移之
田家口以兗州洳河通判移駐臺莊徐州管河同知移
駐王市口邳州管河同知移駐直河每春夏行運之時
以徐州叅將移駐猫窩沙溝守備移駐韓莊鄒山地方
聲勢相倚河溝為之肅清矣餘覈造船以資輓運修潞
河以濟起納嚴法令以肅漕政章下部 戊辰巡漕御

史顏思忠直陳新河可開之狀先是議者以國家漕運專恃會通一河欲更開膠河以防不虞會以人情不調報罷思忠言膠萊新河南自麻灣通南海北自海倉通北海地之相距計三百四十里除麻灣南抵淮揚七百里海倉北抵直沽六百里商賈通行無容別議中間河寬水深工力省便者麻灣至抱浪廟等處約共百九十里河窄水淺及金末挖修者抱浪至陳村閘等處約共百五十里分水嶺地形頗高尤宜深浚約畧其費可不

及十五萬大都小沽河可以灌中段大沽河以灌陳村之南白河以灌分水嶺南旺山河以灌新店之北以及中間諸河泊之水以濟助之凡有水來必挾沙至黃泺二河豈無衝沙焉得一一躲避唯當倣臨清濟寧事例建閘設夫時常修浚於大小沽河上源修蓋土壩以障沙來或建造斗門以防水漲因勢利導隨機曲防在臨時酌量行之耳此一役也沿岸而行萬無一失既非有黑海開洋之險又非有黃河遷徙之虞居恒則兩路兼

行遇變則此或有滯緩彼尚可來國計民生無便於此

下工部議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七月甲子河道總督劉士忠奏糧船六月初十日盡數過洪報聞九月丁巳直隸巡按蘇惟霖疏陳黃泐利害請專力於泐其畧言黃河自清河縣經桃源北達直河口長二百四十里此在泐下流水平身廣極力推運舟止日行十里然以別無所經故必用之自直河口而上歷邳徐二州達鎮口長二百

八十餘里是謂黃河又一百二十里方抵夏鎮東自貓窩加溝達夏鎮止長二百六十餘里是謂加河東西相對舍此則彼黃河水在三四月則淺與加同若正月初旬後洶流自天而下一步難行又其水挾沙而來河口日高一日七月初輒淺涸十倍無一時可繇者繇之溺人損儲害甚劇加河一水安流歲修有例既無溺溜終鮮風波率而繇之計日可達即河身稍狹則水不若鋪灘而淺其貓窩諸淺亦不必浚蓋自河流至則閘水積

山泉之脈止有此數河身高則高受低則低受深淺相
隨非云水深則深水淺則淺水之多寡不係河身深淺
也或有稍宜拓而浚者但得實心任事之河官嚴其稽
覈因利乘便不三五年缺畧悉補可成數百年之利唯
於洳下流諸口謹嚴防禁而夏鎮之呂公堂邳州之沂
河口更甚庶所藉蒙獨諸泉洸泗濟諸流不至隨到隨
涸伏乞敕下工部詳酌利害一意修洳以濟新運留中
十月壬申朔工部給事中何士晉等言運道最稱險

阻人力難施者無如黃河先年水出昭陽湖夏鎮以南
運道衡阻於是開泲之議始決入直河口經猫窩抵夏
鎮長二百六十里較黃為近避淺澀急溜二洪之險建
閘置壩聚諸泉河之水以時啓閉用之六年通行無滯
今歲忽有舍泲繇黃之議卒致倉皇損傷糧艘且有淪
溺以死者費人工牽輓有至大浮橋以關塞復還繇泲
者以故今運抵灣甚遲汲汲有守凍之虞由此言之黃
之害大畧可見然泲亦未竟之功也河面濶八丈底闊

三丈深一丈三尺至一丈六尺不等節年雖有增修大槩止此地近湖山庠泉引水易盈易涸全藉人工深厚使有容受潴蓄之勢若河身太隘伏秋則山水暴漲旱乾則枯竭無餘非策也謂宜挑廣浚深令與會通河相等重運回空往來不相礙廻旋不相避即時有亢潤地有高下而水常充盈舟無留滯計歲捐水衡數萬金督以廉能之吏為期三年可以竣工然後循駱馬湖北岸東達宿遷大興畚鍤盡避黃河之險則洳河之事訖矣

或謂泉脈細微太闊太深水不能有不知洳源遠自蒙
沂近挾徐塘許池文武諸泉大率視濟寧泉河畧相等
呂公堂口既塞則山東諸水總合全收加以閘壩隄防
何憂不足或謂直抵宿遷此功迂而難竟是又不然夫
昔年不估以二百六十萬乎不慮山水暴漲河水泛溢
乎不慮石礮山礪難鑿沙淤奔潰乎王市壩不再築再
圮乎夫荒度誠難不無錯愕及任用得人綜理有法功
成晏如此難與衆人慮始也然近日繇黃之說蓋因洳

河二百六十里曠野新闢人跡荒涼萬艘蟻泊公私旅
困恐生意外之虞且計徐州一大都會貿遷化居者一
旦有折閱之恨然此害之小者唯是飭郵傳設機防繇
之既久漸成樂郊何必徐土此亦破紛紜之一說也不
報 十一月丙午巡按直隸御史畢懋康議請修保定
清河閘座其畧言保定清河源發於滿城抵府而南十
里則湯家口為上閘又十里許則青陽為下閘順流而
東直抵天津細遡長流一帶舟楫由玉河而北亦入於

天津又迎水面西三百里至紫澱三岔口其一派通定興易州等處一派通新安雄縣安州等處中流至府清苑完唐滿慶五處此皆舟楫所到之地小民獲利之所查二閘創建於成祖定鼎初補修於世廟三十九年日以頽弛今上之三十二年曾一議及以物力殫耗報罷臣詢之彼中士民咸謂此閘之興有五利焉夫陸地轉輸一牛車運米粟不過十石而人牛又自齎食復費十之一二今以淺船裝載二人撐之可運七八十石是淺

船一可當牛車之十力半功倍其利一滿城完唐等縣
所出類多木石柴炭天津河間等處又饒蘆葦鹽米南
貨種種若河道流通商販往來農末相資有無相濟地
方即不幸而遭水旱之災猶可仰給鄰封不致束手待
斃其利二此中居民類窳嫗相習不復知有江南水利
灌溉之事自去歲大旱今歲自春徂夏不雨閘壩決裂
蓄洩無資若此閘誠修則濱水斥鹵可為沃壤其利三
嘗考京東密雲京北昌平自萬厯元年總督劉斯潔楊

北議建䟽通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歲漕山東河南粟米二十萬石以贍密鎮歲漕江北粳米二十萬石以贍昌平兩鎮軍士從茲免於脫巾之虞今若比例通州屯運之例自清河閘抵河間一帶多設閘座廣造剥船總其事於天津部屬歲於臨德兩倉粟米內漕二十萬石以給保定易州紫荆各關軍士即有水旱之災可以不苦軍國用饒士馬騰飽其利四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矧年來物力空匱庫藏殫耗倘規模大閱庸衆駭聽莫

若先建此閘二座石柱木橋二座以觀河道流通居民
利涉商賈往來之效倘公私上下曉然知此役之興有
益無損有利無害然後次第議及它運之事他日足食
足兵之政實始基之矣其利五章下部覆除它運事
隸戶部聽該部議覆外所稱修閘事鑿鑿可行宜著該
管地方從長措處次第興工完日將用過夫匠物料工
價造冊奏繳清冊送部查考施行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乙酉工部題覆總理河道

右僉都御史劉士忠洳黃便宜疏言洳梁厯春而夏沂武京河山水衝發有沙淤潰決歲終當如南旺例修治其水將置何所乎勢不得不塞洳河壩令水復歸黃臣議每年三月初則開洳河壩令糧運官民船繇直河口而進以便利往至九月初則塞之每年九月初則開呂公壩入黃所以便回空與官民船往來至次年二月中則塞之半年由洳半年由黃此兩利之道也乃黃河四驛而洳止一驛甚屬不均今地方勢難加設惟四驛止

應付半年頗為空閒於內裁革一驛移至趙村以便供
億又泃河通判相應移至萬家驛左右以便查閱修築
通泃二百五十里設兩驛一巡檢司又置一府廳行見
成聚成都官民船當赴之如歸誠一勞永逸之計報可
四月壬申工部侍郎劉元霖御史蘇惟霖言泃河之
在直隸者有猫窩一淺為沂下流河廣沙深不可以開
最為泃患今觀河沙口門兩讓箭許掘一月河洄流即
清宜於此下二里許仍西掘一月河以通沂口之月河

凡水挾沙來河性直走有月河以分之則洄伏之處沙所必儲就此二里特加撈刷比歲修十五丈之河難易較然而洄患可減矣又邳宿同知所管左黃右洄歲費三萬兩貯邳久之弊滋移貯淮庫而關支往返耗廢悞工議將此項經解總河收發附近藏積每季河官先期赴領便宜給發季有報歲有稽則費不虛而工早集矣依議行十一月辛酉工部給事中馬從龍言今歲阻凍皆以水涸為辭當令管河衙門預為挑淺其山東地

方泉源預加疏浚留中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四十年六月庚辰以通惠河衝決奪指揮
馬鴻功等俸三月仍行河臣嚴飭挑浚修築 八月己
丑河道總督劉士忠言泐黃並用每歲三月開直河口
壩及彭家壩閉呂公堂壩俾汶泗諸泉之水繇泐專行
重運及袍服鮮貢等船至八月終則塞之每年九月開
呂公堂壩閉彭直二壩俾諸泉河入黃以利回空及官
民船至次年二月終則塞之半年繇泐半年繇黃相資

兩利章下所司部覆如河臣言上是之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戊午巡按直隸御史潘之祥言臣巡歷燕趙梁宋之區日視滹沱漳河之水洪流洶湧隄岸潰拆民居頽圯行旅蕭條臣心憂之已自大雄駕小艇入齊魯之境夾岸悲號愁聲滿耳則皆濱海之竄民為海水所漂溺逃竄者也今朔風戒嚴祁寒怨咨災傷之民無衣無食野棲露處可為寒心伏乞皇上垂憐賑恤不報

明神宗實錄

是年十一月內該帶管河道漕撫陳薦檄郎中何慶
元揚州道熊尚文開寶應縣弘濟河北月河一道長
一百三十丈南月河一道長一百五十丈又建近湖
西隄九淺七淺滾水石壩二座于明年工完 按弘
濟河南北二閘每遇夏秋淮水漲發二閘不及吞吐
行舟覆溺至是開挑月河卽建滾水二壩分殺河怒
水溜遂平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三月丙申戶科給事中商周祚

言今歲漕糧除改折截留外亦宜如期輸運而水淺舟膠大為運梗所需河臣料理其勢倍切乞速用總河大臣仍促其星夜赴任以理漕事不報 五月己卯巡漕御史朱埈言漕政一修浚泉湖國家歲漕由江河抵邳水常虞溢由沭入閘歷閘抵衛水常虞涸此其大較也自夏鎮而北別無運道不過賴閘河以利涉耳此河半屬枯澀先臣宋禮築壩戴村奪二汶入海之路灌此成河復導洙泗汴沂諸水以佐之汶雖率衆流出全力以

奉漕然行遠而竭已自難支至南旺復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衛無崑崙之源多尾閭之洩能無疲於奔命哉況此泉遇夏秋而漲遇春冬而涸遇雨而漲遇無雨即夏秋亦涸先臣逆慮其不可恃也乃於沿岸陂澤如所謂昭陽南旺馬踏蜀山安山諸湖設立斗門名曰水櫃漕河水漲聽其溢而渚之湖漕河水稍決其蓄而注之漕積泄有法盜決有罪夫然後旱澇俱有恃而無恐無奈法久禁弛湖多曠土人遂垂涎其間昭陽一湖

已作藩田其餘諸湖高亢處半為勢豪占種其最窪下者或有行潦間壩坍塌地勢淤淺蓄得幾許所謂溝澮之盈涸耳曾何濟於運哉而職司儼餉者不過受事之初督令修浚下亦以空文應之頃山東半年不雨泉流幾斷職按圖而索水櫃管河府佐茫然也乞敕總河撫臣躬親踏驗凡係先年濟運各湖清查歸官隄壩斗門亟時修築處處蓄潴有餘漕臣不至遇旱而束手矣從之十月丁巳巡漕御史梁州彥上漕河事宜一修治

黃洳自洳渠告成歲避徐沛之險而不虞黃河之近廢
不復修廷臣以為漕利而不知漕終以此受病也年來
一決狼矢再決三山復決塔山壁馬空沈此塞彼潰今
歲狼矢又見告矣以淤流漲發高與隄齊俯瞰徐城如
累卵決於南則靈睢為壑而洳虞徑瀉決於北則以洳
為尾閭運隄宛在水中漕舟不能飛渡也為今之計宜
議經久使徐城不憂建翎洳岸不為黃據或于徐靈一
帶護城舊隄增卑培薄繕治堅完庶幾不遂其害或于

直口遞北運道剏築隄岸迤西縷河而止此隄既成有
裨牽輓兼足為田廬屏障不然旋塞旋決民勞已甚且
濁流歲蓄淤底告淤將無淤矣一修治東省以北漕河
漕艘過洪必按例具報而過此則否豈非以一入東省
便可順流北趨耶乃如汶如濟如衛昨歲既苦膠淺而
今歲白河更甚矣謂宜覈泉河之舊址而勿為豪右所
侵疏衛河之淤塞而勿為私閘所閉浚白河之壅沙而
勿為淺夫所冒破夏鎮以北其通行無礙乎

明神宗實

錄

萬曆四十五年七月帶管總河陳薦檄郎中李之藻
督揚州府通判馮乘雲築黃浦閘下南岸一帶至射
陽湖止長五十里其明年郎中徐待聘復督淮安府
同知劉天惠築北岸一帶長五千九百七丈至次年
告成

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九